



地球脉动

莫道爱上这片苍凉

■ 肖丽妮



莫高窟,当有一天我走进它,心中就再难放下。只因它的历史,太沧桑、苍凉、厚重,以至于我们所有的感动和心意,都显得薄如蝉翼。

但我相信,无论莫高窟如何在茫茫大漠里宛若遗世独立,它也需要我们去珍视,去解读,去抚慰。为此与它比肩而立的一座佛殿,也成了人类自己。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让人叹服曾经是多么辉煌的一段历史,才能连绵不绝地成就它如此宏大的规模。又是如何地饱经沧桑,尘封的历史才会被漫天的黄沙淹没,让它的沉默愈加充满了神秘。而当它终于穿越了风沙的掩埋,以惊艳的飞天走出来,一场佛教的博大盛宴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时,我们该如何才能读懂它沉默的倾诉。

莫高窟是一个让我不敢走进的圣地。我不敢啊,我怕我世俗的灵魂,不能领会佛教的深情;我也不舍呢,舍不得我与它相遇的那一瞬间,是在我还懵懂的年纪。我期待的恰好年纪,是风烟沧桑,但依然能心怀明月,亦能风轻云淡。这样,当我走进它,才能无需任何铺垫,仅以我朴素无华的心境,去遇见那个只属于我的莫高窟。

自公元366年相传乐尊建造的第一座洞窟开始,直至今日,莫高窟历经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存有壁画和塑像。窟内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唐宋窟檐木构建筑5座。此外,还有在藏经洞发现的藏于密室中,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按高两米陈列起来,便是一座长达25公里的世界大画廊。空旷的戈壁滩涂,骄阳炙热似火,黄沙漫卷,放眼望去,几近寸草不生,只有骆驼刺稀疏地散布其上。可是,辉煌的佛教文化,却偏偏穿越尘封的历史,在此伫立。让人心震撼的同时,不免又充满了疑问。

我一路安静地观赏,尽可能不让我世俗的心扰乱了佛的清静,尽力用一种最本真的情感与佛无声地交流。慢慢地,我理解了,仿佛找到了答案。

世间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永远都充满了神秘,即便是最贫瘠的土地,也孕育出独特的魅力。青山绿水里有着丰盛富饶的美,满目苍苔里有着一片隔绝的美。我们无法说清,到底是一种美被摧毁,诞生了另一种美?还是美本身就以此方式存在?答案并不重要。美不仅是一种元素,更是一种态度。而佛教,恰恰就是这种人们对苍生和生命的态度所创作出来的一种元素。越是在恶劣的环境,越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们就越是需要佛教的慰藉。也越是苦难的岁月,才越是催生出不灭的意志,我们才能创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佛教艺术。

千百年来,人们对佛教的追随就这样刻进骨髓里,融入血液里,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佛的信仰和敬从。莫高窟,正是这样一个产物,历经十个朝代源源不竭地建造,经久不衰地传承,才造就了它空前绝后的盛况。正是因为人们世世代代不灭的信仰和虔诚,莫高窟才走过了千年的风沙,哪怕在曾经被封存的岁月里,它的美依然在漫天黄沙中超尘脱俗,直到被人们再次发现,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艳。

如此,我心中豁然,佛教就是产生于苦难的修行。来莫高窟,我们观的是佛,但在这饱经千年风沙穿越时光打磨的佛中,我们观的是天地精神,是自己。在这里,当我怀有一颗虔诚谦卑之心,与佛、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时,这颗心便在沧桑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更加柔软,更加宁静也更加激情。这是只有在苍凉中才能获取的力量,莫高窟的神奇正在于此。

我仿佛感知,莫高窟之所以内敛辉煌而深情沉静,是因为它有大爱在心中。佛爱众生,大爱必定历经岁月的沧桑,心怀亘古的苍凉。爱是人间永不绝望的情怀,佛教的大爱,把天地、人心都诉诸于这无言的佛像、壁画、经卷之中,让世人自己去解读。

而莫高窟,不论人群怎样如潮水般涌来,只为一睹它绝世的风采,它也只是静默着。如同一位迈着轻盈的飞天神女,浅浅而落,缓缓诉说着世代不绝的故事,不悲不喜,亦无悲无喜。

艺海拾贝



中国画家王清州个人画展近日在巴黎尚文东方体验馆展出。图为《印象仲春》代表画作之一,其画风酣畅大气,自然洒脱,用色鲜艳大胆,强化了抽象因素,又诱发了观者的欲望,呈现了仲春起蛰、万物生长的美好春色。

穿越千年的色彩轮回



◆ 陈昱

一张敦煌石窟北周的飞天数字壁画创新作品,一台平板电脑,一壶刚沏好的茶,摆在靠近窗户的桌面上。阳光洒在壁画上,壁画仿古的色彩充满了神秘的韵味。

孙洪才,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修复工程师。此时的我们,在孙洪才北京的家中,一提起甘肃敦煌莫高窟,便有了亲切感,彼此间的交流充满了融洽。

“你看,图片里这张就是‘生病’的壁画。那一张就是通过我们修复后看不出有‘病害’的壁画。”孙洪才从容地打开ipad电子相册里的图片,就像

作为匠人最典型的气质,是对自己的手艺,拥有一种近乎自恋的自尊心。62岁的孙洪才思维活跃、反应敏捷、博闻强记。略微黑黢的面庞上透露出几十年追求艺术形成的自信、执着、顽强,曾经修复过诸多壁画的双手,似乎沾染着七彩的光色。

孙洪才说,莫高窟年代久远,材质是泥土的,十分脆弱,病害又很多。起甲、泡状起甲、颜料层脱落、点状脱落、疱疹、龟裂、裂隙、盐霜、酥碱、空鼓、地仗脱落、微生物损害,这些病灶都是莫高窟壁画的“病因”,特别是起甲。据统计莫高窟存在有不同类型病害壁画大约2000平方米左右。

修复壁画的顺序是从上往下,每人负责一块区域,部分工作需要两人配合来完成。壁画修复工序繁杂,加固、除尘、拼接、边缘修复、制作支撑体等,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马虎,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

孙洪才打开一个小工具箱,这是1975年研究所发给他的基本工具。里面有剪子、钳子、针头、针管、线球、镊子、镊子、清洁壁画的吹球。

“一平方米的病灶,修复需要多长时间?”越是走进壁画修复者的世界,越是想知道他们这些“医生”是如何给“生病”的壁画“把脉治病”的。

“壁画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不允许出半点问题。干壁画修复这一行比医生做手术还要严谨,比织女绣花还要细致。”孙洪才告诉笔者。实际上,修复时间和修复难度一般根据壁画的病害类型、面积及严重

程度来确定,一平方米的一处病害,也许要花上一周才能修复完毕。

比如,比较严重的空鼓病害,要采用灌浆方法来处理,具体有7个步骤:先利用空鼓部位的裂隙或在无颜料层部位,钻一个直径两厘米的小孔,把注浆管插入壁画与载体的空隙中;再用脱脂棉对可能出现漏浆的裂隙或注浆口进行封堵,以防在灌浆过程中出现漏浆污染壁画;然后,用防护板对灌浆部位进行临时支护,防止灌浆过程中壁画出现变形脱落;接下来,将已配制好的灌浆材料沿注浆管压入壁画空鼓部位;再用带可控支顶丝杆将空鼓变形的病害部位恢复到原位。以上5个步骤完成后,要等待其干燥,干燥过程中利用更替吸水纸垫达到多次脱盐目的;干燥后,取下支顶架,使用与原地仗层材质相同的材料修复注浆口。这样,才算完成了对空鼓的修复。

是走进了一条远古的画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把我带向了北魏、西魏、北周和唐代的岁月里。

眼前飞翔千年的伎乐人,优雅曼妙的姿态,在时空中穿越沧桑历史;满面尘土的佛像和佛陀,至今保留了它们的本真姿态,这些在壁画修复工作者眼中无疑是最美丽、最鲜活的图画。

43年来,孙洪才在这片因精美的壁画和石窟塑像闻名于世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石窟里,修复着壁画并为壁画摄影,已把生命融入这一幅幅壁画中。

“师傅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匠人,一是敬业,二是认真。既然从事壁画的修复工作,就注定要以洞窟为家,要做最好的修复师。好的工匠,当具谦逊之美,诚实之德。无论过去多少年,师恩不曾忘也不敢忘却。”谈起他

对延绵千年的敦煌石窟而言,43年仅是瞬间,足以让一个坚守者从少年变成老者。这是一种单一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情味,人与壁画日日相依走过的年代,令人心生敬意。

1972年10月,只有17岁的孙洪才,第一份工作就是莫高窟洞窟的清沙工作,一干就是4年。那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住在老鼠打洞、流沙四溢的环境里,土桌、土凳、土书架、土沙发就是所有的家当。生火做饭时灰土就掉进锅里。吃不上新鲜蔬菜,大部分时间吃饭是伴着咸菜吃完的。风刮起来很凶,沙子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研究所各种繁杂事务都由职工自己做,不论种地、植树、除草、放羊、喂猪、打扫厕所、做饭等,职工和专家学者轮流承担。原院长樊铤铮当年也在食堂做过炊事员,雕塑大师孙纪元的爱人蒋毅明放过羊,画家欧阳林喂过猪,第一代老摄影师李贞伯挑过羊粪。

说起自己也曾曾在距离莫高窟约170公里的榆林窟轮流放羊并值守洞窟,一个人、一座孤窟、一张床、一个灶,一群正在觅食的270只羊。这样的日子

人们在野鸭的双眼中,完全可以找到湿地的因子。如果一只迷路的野鸭,被人捉住并吃掉,你就是在“吃湿地”呀。

在湿地飞禽中,野鸭不是显赫的贵族,但平民也应当受到保护。需知,当吃过野鸭,你并不能长出翅膀,怜悯之心却被欲望的洪水卷走了。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经过风化和氧化,形状和颜色都会变。包含735个石窟,4.5万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的莫高窟也一样。

最初,石窟的修复都带有抢救性质。修复人员看到哪个地方的壁画有脱落危险,就用胶水黏贴,或是用轻薄而透明的材料贴在空鼓壁画上,再用铆钉固定。

上世纪50年代,受我国文化部邀请,波兰来了两个专家到敦煌开展壁画修复试验,当时莫高窟人第一次接触通过针管注射方式修复起甲壁画,而波兰专家对修复材料和工艺严格保密,在修复161号西夏洞时,孙洪才的师傅李云鹤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修复,至今70年了,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变化。

“师傅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匠人,一是敬业,二是认真。既然从事壁画的修复工作,就注定要以洞窟为家,要做最好的修复师。好的工匠,当具谦逊之美,诚实之德。无论过去多少年,师恩不曾忘也不敢忘却。”谈起他

一呆就是40多天……这些经历,孙洪才如数家珍。

在孙洪才的职业生涯里,他受命承担了许多地方的壁画和遗址保护任务,如西藏的三大工程,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库姆吐拉石窟的壁画修复,此外还有青海的塔尔寺、瞿坛寺以及玉树的壁画保护修复及现场调查、摄影等工作。

他一共参与拍摄了莫高窟、榆林窟等150个洞窟壁画的摄影(占莫高窟总面积的2/3)。作为数字化拍摄项目负责人,他参与了西藏日喀则夏鲁寺750平方米壁画拍摄,新疆克孜尔石窟38窟壁画拍摄,山东泰安岱庙天贶殿壁画拍摄,河北曲阳北岳王庙壁画拍摄,为后期规范实施壁画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图像资料。

孙洪才只是修复壁画者的一个缩影,和他一样,对石窟的保护默默奉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段文杰、孙儒洞(原保护所所长)、王旭东、苏伯民、李波……他们用尽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更加长久。

切莫让拥有广阔天地的野鸭变成人餐桌上的尝鲜野味,它应冲破芦苇花,在阳光下的粼粼波光中展翅。万亩湿地是野鸭的乐园,它们在兀自欢愉地生长,不只是单纯等待某些人的观赏,而是要孕育出自己的情感和爱,就像一个人干净的内心一样。

我推崇“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境地,这里的“鸥鹭惊起”多像眼前野鸭的群飞。轻舟穿行于芦苇荡中,看着栖息在草滩甸头的野鸭惊飞,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从短促的节奏和响亮的韵脚中洋溢而出。

流光飞舞

野鸭与湿地的对视

◆ 付秀宏



狂热地甩水,甩得满身是水珠,就这一个姿势,持续了很久,我也看了很久。

野鸭爱上湿地,湿地也爱上了野鸭。从野鸭看水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情愫,是那种真正的纯洁。我知道,野鸭在与时空说话,在悄悄地、坦露心扉地说话,但它并没有全盘美化湿地,只是不断深化湿地的内涵。

人们在野鸭的双眼中,完全可以找到湿地的因子。如果一只迷路的野鸭,被人捉住并吃掉,你就是在“吃湿地”呀。

在湿地飞禽中,野鸭不是显赫的贵族,但平民也应当受到保护。需知,当吃过野鸭,你并不能长出翅膀,怜悯之心却被欲望的洪水卷走了。

水边甸外,野鸭草泊春寒退。苇影乱处,野鸭“嘎嘎”叫声碎。野鸭是湿地的孩子,有着“面部大逗号”、“体侧白线”和“奶油屁股”的雅称,它的身小巧而紧凑,除珍贵的中华秋沙鸭外,还有绿头、针尾、绿翅、花脸、罗纹、斑嘴、赤膀、赤颈、白眉鸭、琵嘴等各种类群,好像一个个戏剧脸谱,充满神秘和野性的趣味。

在草甸中生长出来的野鸭,不畏寒风苦,喜爱骄阳美。野鸭不怕炎热和寒冷,在零下25℃到零上40℃都可以正常生活,它把自己与湖泊草滩欢呼摇动的快乐,把在广阔世界上跳舞的快乐,把含泪默坐在蒲苇之上孵化下一代的快乐,把安静的信仰抛掷于冷寂之中的快乐,统统都当成甜彻心扉的乐事。甚至把因警觉胆小引发的风动惊起,也当做一种快乐。

野鸭对湿地的情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爱。我个人觉得,野鸭就是湿地的一个器官。野鸭在这里是主人,也是客人,它或许感觉到了个性生命被湿地气候的改写,反过来却得到心理成长上的种种满足。它睁着小眼睛,半弯着身子,低着头